采風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自己的地方

文潔華

他說他不喜歡《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實情是，他其實並沒有看過這齣電影。他不想看，因為不高興知道一齣台灣電影的賣座情況比香港的電影高。

他不問「憑甚麼？」，雖然他過去幾年在台灣生活和談戀愛，後來更被在台灣的這些年這些事感染上抑鬱。

他是一個愛浪漫但慢熱的奇怪組合體，然後遇上了熾熱的台灣女孩。她們十二分投情於戀愛，不想及後果，也不顧一切。這個來自香港的慢熱但好看的男孩初到貴境，受到熱情款待，但不久便發覺他的一切行動受到女孩們的約束和管制，於是逃情去了，由新竹搬到台北。

台北的天氣變幻無常，有時一連下雨多天，潮濕寒冷，天色昏沉，一個人在異鄉遊盪，他連吃也沒有心情。大學研究院的人也各自各在間板後工作，沒有交流。久而久之，他開始感到驚怕，由逃情到逃離這個城市。回到香港，除了行李，原來也帶回了抑鬱症，日間疲倦，晚上失眠。他問自己到底發生何事了，然後檢討自己廿八年的一生。

這個隨情率性的香港男孩，家境貧窮，但不用養家，兄弟姐妹眾多，父母便任由他自己養活自己。這位散工王子每逢儲夠路費，便到溫暖的地方遊歷和做散工。許多個早上醒來，都不知道晚上會睡在哪裡，明天又會到哪兒去。青春無悔，但也累積了超過自己身心所能應付和抵受的艱辛。到了台灣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別以為港台都是華人社會沒有隔閡。

原來香港腳踏實地雖平庸亦親切，無妨也是個歇息的地方。

古今談

上帝造山 中國出了聚寶盆

范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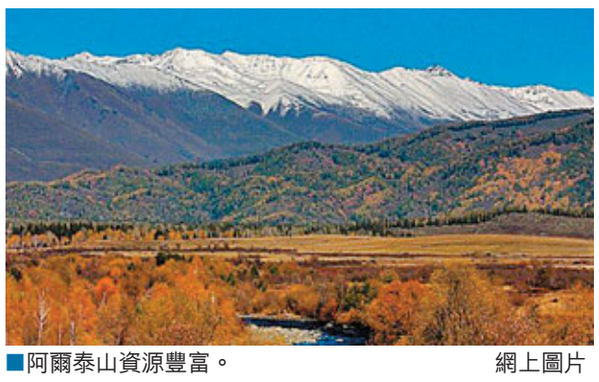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有一幅礦產最富庶的地帶，就是哈薩克斯坦連接中國的新疆西北阿爾泰山、準葛爾盆地的一個地塊。這裡有最豐富的天然石油氣、石油、煤層、黃金、各種稀有金屬，其中，世界未來二十年的能源金屬鈹、鈾，在這個地區的蘊藏量佔了世界的蘊藏量的四分之一。哈薩克大陸被認為是早古生代的火山島弧與小型地塊的集合體。在奧陶紀時期，這些陸塊與島弧聚合成一個小型大陸，孤立於當時其他大陸之外。在石炭紀到二疊紀，西伯利亞大陸與哈薩克大陸碰撞，形成阿爾泰山脈。之後，西伯利亞——哈薩克大陸與歐美大陸（波羅地大陸部分）碰撞，形成烏拉爾造山運動，造成現今歐亞大陸內部大部分的盆地。

哈薩克古大陸這一個富庶地帶，有其獨特的地質歷史。古生代第一個紀，叫做寒武紀（距今約六億年）之前的地質時代。二疊紀（Permianperiod）是古生代的最後一個紀，也是重要的成煤期。二疊紀開始於距今約二點九五億年，延至二點五億年，共經歷了四千五百萬年。二疊紀的地殼運動比較活躍，古板塊間的相對運動加劇，世界範圍內的許多地槽封閉並陸續地形成褶皺山系，古板塊間逐漸拼接形成聯合古大陸（泛大陸）。中國幸運的是，阿爾泰山和準葛爾盆地就擁有這一種類的地質結構。根據航磁等資料綜合分析認為，準噶爾盆地具有雙基底結構：下部為前寒武紀結晶基底，上部為晚海西期（泥盆——早中石炭世）的褶皺基底。

阿爾泰山的美妙的地方，就是出現了山體的斷層，好像威化餅一樣，扭斷裂之後，再升高兩三千公尺。然後，由於造山運動，被推平成為了一個平原，後來喜馬拉雅山的造山運動，第二次把阿爾泰山的山體拗斷了，又再上升，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側面可以看到各地質年代的結構，成為了世界著名的地質博物館。一九三一年，這個地區發生八級地震，並產生了近南北向的斷層，延續四十至六十公里。所以，可以容易地找到了稀有的礦藏。

大約五千年前，這裡就活躍着古代的先民，其服飾是戴着尖形的帽子，開始開採黃金，並且善於貿易，聯接黃河流域與中東地區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成為了這個地區最富庶的民族。以後，這個地區就被游牧民族所佔領，包括匈奴、烏孫、突厥、蒙古人都佔領過這個地區。

「阿勒泰」在蒙語中意味「金山」，從漢朝就開始開採金礦，至清朝在山中淘金的人曾多達五萬多人。阿勒泰語系亦從阿爾泰山得名。阿爾泰山和準葛爾盆地自古以來就是聚寶盆。



■阿爾泰山資源豐富。 網上圖片

琴台客聚

九宮·魔方·數獨

葉輝

「八」與「九」這兩個數字都與五行思想相涉，「九」即九宮，起源於「九州圖」，而「八」即八卦，起源於八個方位符號。所謂「天道為圓，地道為方」，而古錢則為「外圓內方」，據此，很多學者都同意這個推斷：「九」這個奇數（乃至一、三、五、七）都與天文有關，故稱「天數」；「八」這個偶數（乃至二、四、六、十）與地理有關，故稱「地數」。

話說「九宮圖」乃基於數字排列，而且數字排列得極為微妙，二、四、六、八等四個偶數分居四角，那就是「四維」——東南、東北、西南、西北；而一、三、七、九等四個奇數，則分別處於上、下、左、右四個方位，那就是「四正」——東、南、西、北；正中央是一至九這組數字的中位數「五」，最有趣的是：圖中任何一行三個數加起來——無論是橫向、縱向抑或斜向，其總和均為十五，如此微妙的數字排列，與近代數學的「魔方」（magic square）一脈相承，於此可見，古人對數字極敏感，那似乎不僅僅是術數或迷信，也有一定程度的科學根據。

「九宮圖」源自《洛書》（古稱《龜書》），傳說有神龜出於洛水，龜甲上有圖像，結構是這樣的：載九履一，左三右四，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陽數」（太陽之數），四隅黑點則為「陰數」（太陰之數）。孔子說到《易經》，便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此，很多學者認為，「數」（六藝之一）起源於遠古時代在黃河出現的《河圖》，以及在洛水出現的《洛書》，伏羲按照《河圖》繪製出八卦，大禹按照《洛書》劃分了九州，九州獻青銅以鑄造九鼎，九州地理風物都鐫刻於九鼎之鼎身，並且制定了治理天下的九類大法，都是以「九」為完美之數。

九宮圖原理與近代數學遊戲magic square（魔術方陣，簡稱「魔方」）相脗合，似非偶然。魔術方陣是一個n階的數字方陣，其行和、列和、對角線和全部相等，九宮圖正是一個三階方陣。查實，「九宮圖」原理就是原始數學，其理亦與近年在世界各地盛行的「數獨」（Sudoku）遊戲有相通之處。

相傳《洛書》失傳，至宋代，華山道士陳摶才將這本秘藏的奇書公諸於世，不料被「疑古派」指為偽造，還對他猛烈抨擊，因而掀起了一場歷時數百年的大論戰。直到一九七七年，漢代《太乙九宮占盤》在安徽出土，洛書河圖為中國文化之源的理論才得以確立。

宋代數學家楊輝著有《續古摘奇演算法》，他把《洛書》（九宮圖）稱為「縱橫圖」，對於「垛積」問題（高階等差級數）及「魔方」都有深入研究，還列出了各式各樣的縱橫圖（「魔方」），乃宋代研究「魔方」最重要的著述。楊輝是一位了不起的數學家，他還創立了「九歸」口訣，以及籌算乘除的各種速算法，對中國古代數學可謂貢獻良多。

「數獨」遊戲源自十八世紀末的瑞士數學家歐拉（Leonhard Euler）所創造的「拉丁方陣」（Latin Squares），八十年代引入日本，大受歡迎，稱為sudoku，su是數字，doku意為單一或單獨，故稱「數獨」。標準數獨遊戲就是一個九階方陣，也叫「九宮數獨」，共有八十一個小格，即九行九列的行列式，而九宮圖則是三行三列的三階方陣，九即三乘以三，可見兩者相通之處。

過年打籠

王大慶

當年插隊蘇北農村時，一進入農曆臘月二十，家家戶戶都開始準備打籠。打籠，是當地過年蒸年餅、蒸年饅等的一種方言俗語。「打」有「使用」之解釋，因為農村人家只有過年才使用籠，故「打籠」就意味着蒸過年的糕點。打籠既是莊戶人家過年的一種風俗，也是年終顯示家底的一種比拼。改革開放前，當地一般殷實的農戶也就是蒸一籠水糕餅（小麥麵和玉米糝摻和而成）和幾籠小麥麵饃頭；家境不怎麼樣的人家只能用小麥麩子摻小麥麵甚至摻雜大麥麵蒸幾籠粗饅頭。打籠的糕點並不都是過年吃，大部分切片曬乾後留作春耕生產時墊肚子，因為那個年代人們還沒有溫飽，一天很難保證有一頓乾飯，大多以粥充飢。春耕大生產時肚子裡沒有一些乾糧撐着是熬不多久的。

■蒸年餅、蒸年饅，蒸騰的是過年喜慶的氣氛。 網上圖片

平常以大麥紅薯粥和玉米糝子飯為主食的農戶，對過年打籠都相當的重視，這也是他們一年的期盼。家家戶戶都是全家出動，提前用石磨把麵磨好，準備幾個小陶瓷缸，然後開始發麵。那時生產隊小麥的產量很低，還要留相當一部分「備戰、備荒」的儲備糧，因而分到農戶手中的麥子很少，特別是家庭成員不多的農戶，根本不夠蒸一籠純小麥饃饃，所以只能摻合雜麵。這就給發面增加了難度。那時沒有發麵粉，也沒有現成的老酵，只能依靠上年保存下來的麵酵，保存不好的人家只能到別人家找。上年留下的麵酵經過風吹日曬後成了鵪鶉蛋大小的灰褐色的硬丸，先要將它化開，一點一點加麵放在鍋台上讓它煥發生機，先是發成拳頭大，再加生麵發成碗大，一次次加麵最後發成臉盆大的發酵老麵。這其間過程最少要花一天一夜時間。而後將發酵老麵加溫水和麵粉、糖精，和成大麵團，再放入盆中或缸中發酵，和麵既要用力拌勻，又不能和得太壯，有時還要蓋上稻草和被子，視室內溫度確定發酵時間，麵團中已呈蜂窩狀，有許多小眼，說明已經發酵好。最後取出發酵好的麵團，放少許鹼中和一下，這樣做出來的糕點不但沒有酸味而且也香。

麵發好後，真正的打籠就開始了。打籠的籠是方形的，上下共有九層，意味着籠運長久，天天像過年一樣生活。打籠的籠一般只有殷實的農戶家才具備，因而每每打籠時普通人家都要預約，按次進行。農村人心靈手巧，每家主人都有一手打籠的手藝，用不着去請專門的師傅。打籠時全家上陣，男主人負責燒火，女主人負責製作，大孩子負責出籠，小孩子負責洗籠布，井井有條，很是規矩。燒火的最好燃料是棉花秸稈，火苗旺，耐時長，那些麥秸稈之類只能引火，當然如果有木柴則更好了。

打籠一般從早晨開始，其間不能有間斷。打籠時場面非常虔誠，灶台上收拾得乾乾淨淨，水缸裡水盛得滿滿溢溢，屋前場地上柴簾子擱得整整齊齊，打籠前照例焚上一炷香，祈求打籠出來的蒸品個個發得又白又胖。農村人對打籠出的第一籠蒸品很是關注，如果發酵得好，則心裡舒坦，因為他們覺得這隱喻着來年家境興旺；反之則心裡結個疙瘩，趕快查找原因完善，直至出來的蒸品滿意為止。但首籠誰也保不準就完美無缺，即使首籠滿意也不能保證籠籠滿意，這裡面涉及到發酵、上鹼、火候等多種因素。因而打籠時，各家的男女老少都小心謹慎，不隨便說閒話。特別對不好的蒸品更不能發表不吉利的議論，但也忌諱悶在心裡，這裡的風俗是說破了才能吉祥，如何巧妙說破，是個學問。一般是因勢利導，醜話好說，化不利為有利。如發現蒸品裂開，不能說「裂了」，而要說「饃饃（餅餅）『笑』了」；看到蒸品鹼多發黃，不能說「黃了」，而要說「饃饃（餅餅）金燦燦」；望見蒸品沒有發酵得好，不能說「發得不好」，而要說「饃饃（餅餅）實在」。

打籠蒸品正常後，便開始蒸一籠特製的大饃，這是向本家和親戚家長輩們拜年所用的，一人一個，大饃其實就是大個兒的圓蒸饃，體積是一般饃的兩到三倍，有些像農村盛菜的大碗，大饃上通常嵌一棵紅棗，一是表示對長輩的尊敬，二是寓意來年吉祥如意。蒸大饃時間比較長，不好熟，需要足夠的耐心。

■紅棗饅頭。 網上圖片

莊戶人家平時過日子都很節儉，可過年打籠時卻很大方。如果這時來了串門的鄉親，便被拉住一起嘗鮮。因而一戶人家打籠，往往都要散掉幾十個蒸品。而鄉親們嘗鮮後照例恭維幾句吉利話，諸如「這水糕餅發得好！」「這饅頭蠻壯的，好吃！」等等。這時主人便很開心，臉上笑得像花兒一樣，有時興致上來還會再塞給你一個蒸品。

打籠結束將籠歸還主人時，每扇籠裡都要放兩隻蒸品，作為「借資」，亦意味着祝願主人家生活美滿，籠籠有餘。決不能空籠歸還，否則不但遭主人白眼，而且會將你打入「黑名單」，再也不借籠給你了。

打籠這種蘇北農村特有風俗在我當年插隊的第二家鄉至今還保留着，只不過打籠的蒸品早已由水糕餅、粗饅頭之類演變成小巧玲瓏內餡精美的包子、燒賣了。

打籠，蒸騰的是過年喜慶的氣氛，散發出的是五穀的芳香和對新年新生活更美好的希望。

生活語絲

苗栗風情

吳康民

在苗栗的泰安鄉，芙蓉河畔就是溫泉區。既有遼闊的視野，又有環繞的群山，地底下噴出的溫泉，無色無味，屬於碳酸鈣的溫泉。據說躺在檜木造成的木池中，享受浸浴之樂，其樂何如！

很可惜，我住進了著名的「泰安觀止」的豪華溫泉房間，竟然享受不了浸溫泉之樂。

為甚麼？因為人老了，行動不靈活，那個深深的木池，又沒有扶手，我根本就下不去，如果莽撞一點，跌落池底而爬不起來，也很有可能。

因此，不敢造次，只有放棄了浸浴，改用花灑淋浴。但花灑出來的水是不是溫泉水，只有天曉得！

況且淋浴設備完全沒有遮攔，淋浴完畢，滿地是水，連坐廁也是。一不小心，便會滑倒。不僅浸溫泉不成，連進坐廁也舉步維艱。心想住進這個「泰安觀止」，真正是嘆為觀止了。

也許他們是繼承日本人的傳統，可以一家人共浴，不分男女老幼。但我們不習慣，平生連同老伴共浴都沒有試過，何況與後輩肉帛相見？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影片中，有父子裸體相見的一幕，甚為驚訝。難怪內地放映的版本，要把這些鏡頭刪掉。

泡溫泉不成，但瀏覽苗栗幾個鄉的莊園風光倒是頗有特色。先往大湖鄉看他們的草莓種植地，並在當地看他們的大湖酒莊，購買他們新鮮釀造的草莓酒。參觀了一家玉荷園的民宿。他們的民宿雅致得很，林姓的女主人說她們的民宿是處在不施脂粉的自然仙境。順便說一句，這位林姓女老闆，樣子很像前世界女乒乓球冠軍林慧卿，不知她們都姓林，有沒有親戚關係。主人十分客氣，雖然我們不是來光顧的，但她頻頻為我們倒上新鮮的蓮花茶。民宿的後園，正是一大片的蓮花池。

苗栗地區住的是客家人，也有不少山地民族，即少數民族，他們都很好客。做生意的也沒有一副勢利的嘴臉，這是我這次進台灣所深深感覺到的。

一網打盡

十多秒的七級

楊振耀

過去幾年的元旦都在東京度過。三月地震後曾經問是否今後不到日本旅行了？但一年之後的除夕，又回到東京。除了大事回顧，又或者因為某些藝人繼續到日本國內其它城鄉做賑災籌款演出而需要報道；市面、媒體甚至人們看上去都似乎自傷痛中回復過來。是努力把苦痛忘懷全新振作，或是深度的集體壓抑所致只有他們心裡才明白。如單看表面，地震恍如從未發生過。

話是如此，九個月前的畫面歷歷在目，說內心沒半點忐忑會太假。元旦日人在新宿，那個日與夜由商業與娛樂活動交替進行，給人永不會停下來的城市。因着元旦好些百貨公司及商店都休息，室外氣溫又只有三、四度，冒着北風走在平日摩肩接踵的街頭感覺很怪異，因為印象中冷清從來都與新宿無關。

商店休息人潮大減連帶之下，好些食店也趁機放一兩天假。平日熙來攘往的街上抬頭都是五光十色的食店招牌，實在有太多選擇。元旦日就只有那幾家營業的依然亮着招牌，反而目標清晰。

不過難忘的不是冷清和節日悠閒，而是在午飯期間經歷了第一次的地震。地震維持了約十五秒左右，先是輕微的感覺猶如地鐵從小木樓旁經過，之後是座椅也有抖動。當大家意識到是地震時，怕已超過十秒鐘，女侍應從外面跑進來為我們的小火爐關上了氣源，方發覺原來沒經歷過根本不會在意要留心火種。反而不知幾時旁邊的一對情侶早已把面前的火種關掉。

都說日本每天會發生大大小小地震超過五百次，多年來往返日本不下三十次，這是第一回有體會。三月之後方明白十多秒鐘原來也漫長。

記憶後書

去年的一些書

鄭政恒

最近都是說電影，也談談書。例如這個活動吧，明天（二十一號）二時半至四時半在三聯書店二樓，有香港新世代小說的講座，由《小說面書》作者梁偉洛、《黑目的快樂年代》作者譚以諾和我主講。這兩部小說打開了創作與社群關係的全新反思，體現出新的形式、新的觀察，讓我們看看香港新世代小說的走向與關懷。

關於香港文學的討論，我憂慮，只容許談歷史，不容許談現狀，只會變成象牙塔的研究，自說自話；只容許談現狀，不容許談歷史，又不能站在高一點的位置，從長遠一點看文學的發展與轉化，雙方都有以偏概全的問題。另一方面，香港文學的討論需要學院與民間的互動，論文與評論互相參照，意見交換，才有活力與生氣，討論才及於點與面。

去年我看過的新書，有太多類別，以台灣文學為例，林文義的《遺事八帖》為我帶來不少的衝擊，幾乎要重新思考散文這個體裁為何；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也是不得略過的重頭書。又以我較熟悉香港文學為例，印象比較深刻的有以下十本，非小說類有《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羅孚的《北京十年》、也斯的《人間滋味》、葉輝的《Metaxy：中間詩學的誕生》、樊善標的《爐外之丹》、廖偉棠的《波希香港．嬉皮中國》；小說類有朗天的《心色密碼》、李維怡的《沉香》、陳寧的《交加街38號》、譚以諾的《黑目的快樂年代》。這不是十大好書的名單，而是順手拈來的例子，例如西西的《猿猴志》，打算在新年時才讀，暫時未能放在上面的名單了。而且，去年出版的書很多，無法每一本都看，每一本都買，無緣讀到，就無法評斷了。